

参 考 消 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80年7月

1

星期二

第7854期

美官员谈国务卿马斯基的欧亚之行

说马出访亚洲象征着美对亚洲事务的关切；美在亚洲面临的问题严重但尚未达到危机程度。说北约和东盟国家在苏侵阿、越侵柬和泰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分歧

【合众国际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6月29日电】今天与国务卿马斯基同机抵达的一些官员说，马斯基回到美国之前已经知道亚洲出现了严重——但尚未达到危机地步——的问题。

同机抵达的一位很有权威的美国官员（根据一些基本规定不能对他的身份再作任何进一步的透露）谈到以下几个问题：

——美国在亚洲面临一些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尚未达到危机的地步。美国对那些问题极其关注，特别是对越南的意图和现在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的南朝鲜的民主等问题尤其关注。

——马斯基的这次访问象征着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关切，而且打开了美国同某些亚洲国家的直接对话，从而给某些盟国和不结盟国家留下了美国关心的印象。这连马斯基本人也感到意外，而马斯基是在国务院一些官员的劝说下才进行这次访问的。

——这位新任国务卿察觉不到亚洲人对美国目前担任世界领袖所具有的力量和所走的道路产生什么疑问。

苏联新闻社评述

西德总理施密特访苏

【塔斯社莫斯科6月30日电】应苏联领导的邀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和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今天抵达莫斯科。《真理报》就此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和简历。

关于访问的消息说，“苏联人欢迎联邦总理施密特和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的来访，并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造福于两国人民，以利于巩固欧洲的缓和与和平。”

【苏联新闻社6月29日评论】西德总理施密特星期一将访问莫斯科。在西德方面看来，正是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更应该互相对话，而不应该回避谈判。施密特前些时候正是这样看待苏法华沙会晤的。而西方某些国家的首都对会晤的评价却不是这样。

西欧对欧洲政治的晴雨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西德与东方邻国采取和平共处与互利合作的方针时，晴雨表的指

——马斯基看到盟国和不结盟国家一致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和泰国都是恶劣的，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更难办的问题上意见并非一致。

——马斯基的访问未能使人们在今后采取哪些行动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讨论是集中围绕某些原则问题进行的。

关于东南亚问题，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东南亚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越南的野心有多大，但是它的野心多大我们不得而知。

越南人对泰国的入侵与马斯基的访问恰巧是在同时发生的，这位官员把越南入侵说成是提供了一种“意外的机会”，因为它显然有助于促使泰国等一些国家的决心更加坚定。

【路透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6月29日电】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今天说，越南军事入侵泰国使美国获得机会表明它对东南亚友好国家的支持。

这位官员是在国务卿马斯基结束了的令人疲惫的旅行之后回国时乘坐的

空军飞机上对记者说这番话的。

他说，国务卿在同20多个西欧和亚洲国家的官员们会谈之后认识到，华盛顿的朋友们至少在原则上有一种新的团结感，虽然在实践中并不能始终团结一致。

他说，尤其是，越南部队进攻泰国境内的柬埔寨难民营的行动为美国打开了增强曼谷的决心，促进东南亚的团结，并且表明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支持的“机会的大门”。

东盟和美日加澳新外长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

马斯基说苏越侵略阿柬使全世界都遇到制止苏联扩张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吉隆坡6月28日电】东盟国家及其盟国——包括美国和日本——今天把越南对柬埔寨和泰国的侵略直接归咎于苏联。

在东盟五国同它们的五个盟国举行的两天对话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些国家坚定地一致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扩张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代表美国发言的国务卿马斯基说：“只要纵观一下整个事态，俄国的扩

马斯基的这次旅行包括他第一次到亚洲从事的外交活动。这次访问实际上是由以下三个单独的会议组成的：

——在威尼斯举行的七个主要工业国的高级会议。

——在安卡拉举行的半年一次的北约组织外长会议。

——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

虽然马斯基在体力上是疲劳的，但是显而易见，总的来说他对他的访问的结果是感到满意的。官员们说，他的访问的结果超出了他所抱的最大期望，尤其是在亚洲会谈的情况。

这些官员说，他在所有三次会议中都发现走向团结的强烈意向。

张主义便可一目了然。这两次出兵（越南进军柬埔寨和苏联进军阿富汗）使全世界——既在东方又在西方——遇到了制止、抵抗和击败苏联扩张的问题。”

日本外相大来说：“越南的局势和阿富汗的局势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对和平的威胁。”

加拿大外长马克·麦圭根说：“一次是苏联直接发动的侵略，另一次是如果不是苏联支持越南政府越南也不能发动的侵略。”

【法新社吉隆坡6月28日电】美国国务卿马斯基今天不愿说明美国在联合国继续承认民主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

马斯基说，今天他在同东盟外长举行两小时会谈时，讨论了这一问题。

他还说：“他们知道美国在考虑这一局势。我们到这里来听听他们的意

【美联社吉隆坡6月29日电】东盟十国会谈昨天在这里结束，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是泰国的外交胜利。

继东盟外长第13届年会之后，又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交政策首脑进行了“对话”。

所有的外交政策首脑在他们的发言、记者招待会和联合公报中都谴责越南对泰国的入侵。

评泰柬边境形势
《美国期望早日收场》
《东京新闻》

【日本《东京新闻》6月27日报道】题：美国期望早日收场（记者大江发自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25日宣布，已开始研究向泰国提供武器等“军事援助”以对付越军越境进攻问题。国务院发言人说这是应泰国根据美泰防御条约提出的要求进行的。这意味着美国的立场比国务院24日发表的“还没有达到要应用两国防御条约的阶段”的声明前进了一步。不过，与其说这是柬泰边境的形势日益严重的结果，莫如说在目前仍未越出为了向越南发出最大限度警告的范围。

美国政府自本周初事件发生以来，一直强调对越军的行动感到“严重关切”。美国在了解到越军进攻泰国境内具有所谓“紧急追击”的性质之后，向越南发出了“忠实地履行”美国对泰国承担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这一高调门的警告，可以说这是在看清了越南企图使侵犯边境经常化，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立场的可能性的结果。

美国政府对于缓和印度支那紧张局势的基本立场，始终是要求“占领”（国务院声明）柬埔寨的越军撤退。

但是，越军加强在柬埔寨境内特别是在泰国边境附近的军事地位，是增加对这一地区的唯一非社会主义国家泰国的威胁，因而抱有严重的警惕。另外，如果越军侵犯第三国的领土，无视别国主权的行动逐步升级，那么中国再次向越南出兵的危险性也是存在的。即使说难以容忍越南占领柬埔寨，但是，中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将会成为苏联加强干预该地区的借口。鉴于这种情况，因此希望在“没有闹大”以前结束这次越军越境进攻引起的冲突，这恐怕就是华盛顿的本意。国务院搬出了美泰防御条约，但是老实说，由于面临着伊朗和阿富汗危机，因此，出现追加提供武器必须超出承担义务的水平这样的事态当然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

● ●

马斯基在谈到泰国时说，美国“支持泰国的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

他说，这种支持的基础是美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以及相信一个安全的泰国是实现区域和平和团结的一支力量这一信心。

他指出，近一年来，美国加强了它对泰国的安全支援，并加速了为对付“泰国在边界上面临的动荡局势”所迫切需要的装备的运送。

他要东盟各国部长们相信，他的国家将加强对泰国的援助，并进一步加快对眼前迫切需要的军事装备的输送。

他又说：“我们将通过增加信贷和给以更宽厚的条件来帮助泰国减轻它在军事需要上的经济负担。”

关于柬埔寨，马斯基说，美国将和它的东盟同事一道继续寻求政治解决，这种政治解决将使柬埔寨的主权得到恢复，并给柬埔寨被围困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希望。

美联社说

吉隆坡会议是泰国的外交胜利

泰国要求并使东盟外长6月25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谴责越南对泰国的入侵和要求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和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公报受到五个工业化国家的支持。

十个国家在昨天傍晚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都一致认为，阿富汗和柬埔寨危机是有联系的，并

且是他们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一部分。

泰国外长西提还向美国国务卿马斯基要求得到更多的军事支援。

外交观察家说，泰国得到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支援。西提本人说，“我们确实对于这种反应感到非常高兴。”他又说，目前还不需要美国地面部队，他说，因为“我们能够自顾。”

日本《新国策》刊登

细川隆元和河野文彦的访华报告

【日本《新国策》旬刊6月5日一期刊登细川隆元和河野文彦的访华报告】

对中国的印象

——细川隆元

基本立场 我们会见邓小平副总理时，表明了基本立场：“我们既不是台湾帮，也不是中国帮，而是日本帮。我们是以大多数日本国民的舆论为背景来中国的。”这番话是矢次一夫讲的。因为日本报纸大肆报道说，我们三人，特别是矢次，是为在台湾和中国间做调停工作才去中国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那回事。

对华、邓两位领导人的印象 华国锋这个人堪称具有长者的风度，仪表堂堂，容貌也非常端正，讲起话来常常面带微笑。但是，讲完话之后，就用炯炯的目光看人。因此，说华国锋只是度量宽、一切都能包涵的看法恐怕是错误的。我认为他是个非常敏锐的人。

邓小平不具备的东西，华国锋具备了，华国锋不具备的东西，邓小平具备了。我感到，这两人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

一看就知道邓小平是

个政治家、战略家。和他见面谈话后，这种印象就更清楚了。

四个现代化的展望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如果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进行想象，我就不太明白所说的现代化究竟是指到什么程度而言。中国要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我看至少还需要50年。

从街上的情景看，可以认为，中国现在的实际状况恰好和日本战后时一样。从服装、住宅等方面来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战后不久的日本的再现。

我之所以说需要50年，就是这个原因。日本之所以能经过30年的时间站立起来，是因为停战时军需工厂巧妙地改成了民需工厂。很好地改变了方向。而且，很快就生产出了缝纫机、望远镜、照相机等。另外，由于日本人手巧，所以也不断地生产出了玩具。这些产品用于出口，赚取了外汇。作为回头货，又从外国购买了各种物品。不用国防费恐怕也是一个原因。日本恢复、发展的速度快，我看是有这个原因。中国的情况怎样呢？中国是在不断增加国防费。这样一来，民需方面就不象日本

那么发展。另外，中国出口的是原材料，这是需要开发的。

中国现在说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不管怎么说，教育问题是重要的。因此，我对小学和大学的情况很关心，作了一番了解，总之觉得学校还不够。没有建筑的资金。另外，四人帮时期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和学者，教育者的工资非常低，所以没有人愿意当教师。据说，现在邓小平已经提出要改善对学校教师的待遇，正在努力研究这方面的对策。

中国每年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是800万人，其中，升大学的人只有30万。设备少，只能招收这么多。建立学校、培养教员，这方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教育不普及，就不能进行技术开发。在这点上，我感到中国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各种疑难问题。

因此就只好想从美国和日本获得技术和资金。我感到，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希望美国、日本、中国三国进行合作是有根据的，那就是在解决国防问题的同时，谋求现代化方面，必须借助美国和日本的力量。

询问有关“台湾问题”

——河野文彦

关于台湾问题，对方主要是由邓小平、肖向前两人谈的。明确地说，就是要按现状搞下去。他们似乎同意保留台湾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外交除外——以及经济制度，作为特别措施加以处理。在军备方面，维持现有程度的防卫力是毫无妨碍的。我认为这是大概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会要求我们从中间斡旋。邓小平说，在台湾，和自己同年的人有知名的谷正纲，蒋经国总统曾和自己在莫斯科一起呆过，他也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还说，希望能在两人健在时见一下面。

对此，矢次说：“这是非常需要时间的，希望慢慢地进行会谈。”我说：“对于要用和平方式搞的意图是很理解的。但是，从台湾的政局，特别是从掌权人的想法来看，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美报记者萨思马里报道

在牙买加吃到四川风味的宫保肉丁

【美《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记者：路易欺·萨思马里）题：猪肉加花生米

我最近去牙买加旅行，出乎意外地发现，许多非常精美的菜肴是加了花生米的。最美味的一种

中·美·交·换·动·物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5月19日报道】题：美国的动物园进行竞争以求展出稀有的中国动物

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三条美国鳄鱼和圣迭戈动物园的两头白犀牛现在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其他动物也紧跟在后面，力争同北京的动物园交换动物。

当前美国动物园展出的珍贵动物是：圣迭戈动物园展出中国小熊猫，芝加哥动物园展出中国眼镜蛇，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展出印度野狗。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曾给美国国家动物园弄到两只大熊猫（那次回送给中国的是两头麝牛）自那以后，这里对于同中国交换动物兴趣越来越大。

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主任拉布说：“这些交换都是长期投资。”因为“我们经常处理的是一些陷于绝种危险的动物。”

拉布警告说，如果没有一项互相配合的世界范围保护自然资源的努力，“那么，我们的孙子在50年后看到的动物将少得多。”

拉布和圣迭戈动物园总经理斯旺森在访问中国一些动物园之后都有深刻的印象：中国动物园官员们非常支持国际保护动物的努力。

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爬虫馆馆长波利为了满足中国的订货——在得到州和联邦准许之后——亲自在佐治亚州福克斯通的奥克弗诺基野生动物保护区捕捉了三条鳄鱼。国家动物园助理主任霍奇已经同中国人互换了长长的“希望得到的动物的清单”，他希望很快能交换动物。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一些能够繁殖的动物的新品种。

教给我们，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照着在自己的厨房里试验烹调，结果是很成功的。

这道菜的美妙之处在于，一碗米饭加上四两猪肉，就会让你觉得象是吃了十两牛排那样心满意足。因此，即使你正为减轻体重而节食，也不用担心这道菜含的卡路里太多。

一位学者说：“伊朗怎么样，沙特阿拉伯也将怎么样”的概念是非常错误的。

传统的看法正在改变 官员们说，尽管存在着这些调节因素，贪污仍然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他们说，传统的看法正在改变，正在使贪污成为沙特王族长治久安的一种威胁。

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詹姆斯·艾金斯今年1月对一群金融分析家说：“没有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这个国家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贪污问题上的情绪同伊朗在1976到77年发展起来的情绪是类似的。”

据前白宫工作人员匡特说，由于经济迅速发展而来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气氛、一个职业的独立军界（即“制造政变的力量”）的出现，以及沙特阿拉伯接班机器的损坏，都可能同贪污混在一起造成一种爆炸性的环境。

据说，西方培养的一批杰出人物的成长已经成为反对这种财政做法的另一个潜在的来源。一位经常同沙特阿拉伯人打交道的美国人说，军事和专家治国论者阶层都对过火的、严重的贪污表示不满。如果真是如此，王室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王宣和政府界限不清 学者们说，在沙特阿拉伯，政府实际上是为王室工作的。在这个扩大了的家庭里，有3000名成年男子，其中大约有300人正在积极从事于商业和政府的工作。这300人中的50人组成了一个统治这个国家的非正式的内层集团。

王室成员是从王族金库里领取生活津贴的。大多数人士一致认为，这些生活津贴使他们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但是不能提供那些在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功的沙特阿拉伯人所取得的巨额财富。

大多数亲王都是合法的代理商 财富同威望是相等的。据说，王室的某些成员经商是为了补充其生活津贴之不足。他们大多数人都当了合法的代理商，为外国公司服务。

据美国官员讲，大约有20名亲王同这些可疑的做法有牵连。

外交官说，王室成员参加这些活动使国王和王储们特别难以采取严厉措施。美国以前驻利雅得的一位大使说：“你们谈的是父辈对儿子和兄弟采取严厉措施的问题、如果国王搞得太厉害了，他就会伤了自己家族的成员。”

《纽约时报》专稿谈沙特王室成员的贪污情况

《贪污是对沙特阿拉伯稳定的威胁》

利润。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据报道，一位很有影响的亲王在出售用来作为朱贝勒工业企业的地点的地产时赚取了20亿美元的利润，这片地产是被用来作为朱贝勒综合企业的地址的。据说，别的亲王出售土地作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新机场。他们赚得了80亿美元。

——在沙特阿拉伯支付的报酬和普遍的贪污情况给美国外交造成困难。尽管国务院的官员为这种贪污现象感到不安，但是政府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把这种情绪正式向对方表露出来，因为担心这会激怒沙特阿拉伯人。

——这种成问题的做法已经渗透到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业在内的企业中。伦敦和纽约的商业和石油业专家报道，最近几个月来，沙特阿拉伯人正在把大量石油弄到现货市场上卖，以避免根据沙特阿拉伯26美元一桶的官方价格出售。这种作法将给亲王和其他官员们提供以高价出售石油的机会，而每桶索取佣金5到7美元。伦敦的一位油商说：“少数亲王和受宠的沙特阿拉伯人一直在大发横财。”

沙特阿拉伯人的看法同西方的看法不同 阿拉伯学者说，王室领导人之所以对贪污反应迟缓，主要是因为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中东人认为西方视之为不道德的一些做法如：行贿、损公肥私和扩张家族势力等，没有什么错。

彼得·伊斯曼（一位阿拉伯学者，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沙特阿拉伯问题的书的作者）说：“‘贪污’常常是只有旁观者才能看得见，美国人和沙特阿拉伯人在这个问题上定义既不相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例如，沙特阿拉伯人极为关心的是伊斯兰的公平和贝都印人利益均沾的主张，而我们关于违背公众利益的法律概念同他们的特有的部族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据专家们说，这种社会不大可能会支持那种推翻了伊朗国王的人民起义。伊朗的人口为8600万，而沙特阿拉伯人口较少，只有800万，城市里人口不太拥挤。

美国外交官说，收入的分配情况比伊朗好，王室没有给人留下同伊朗国王相联系的那种傲慢的印象。

【美国《纽约时报》4月16日专稿】题：美国的副官们说，贪污是对沙特阿拉伯稳定的威胁

据美国的官员和商人们说，在沙特阿拉伯做生意的传统做法将在沙特阿拉伯社会中制造摩擦从而破坏君主体制的稳定。这种传统的做法是给作为中间人的王室成员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的佣金。

这种做生意的方法已经变得令人恼火，部分是因为某些佣金的数量（将近一亿美元）和涉及一些很出名的王室成员，其中包括法赫德王储的一个儿子。

美国的敏感问题 这给美国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官员们倾向于认为沙特阿拉伯人的这种做法是贪污，并担心，这种贪污行为将在这个对美国十分重要的国家里引起不稳定。然而，由于美国依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和友谊，官员们不愿意通过正式途径去向沙特阿拉伯人表示这种不安的情绪。

对沙特阿拉伯人来说，特别是对王室来说，这个问题所引起的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习俗来说是带根本性的。政府和王室之间的区别一直模糊不清，从事商业的原则一直是忠于王室和贝都印人利益均沾。亲王们搞投机活动一直被认为是当然的事。

王室看来正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但是，熟悉沙特阿拉伯情况的美国官员和商人说，这种非法活动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和广泛，光靠暂时的取缔已不足以刹住它们，也不能制止不满情绪不断高涨。

佣金是需要的 对沙特阿拉伯财政方面做法的调查透露了如下的情况：

——过去十年内，那些兜揽生意的公司常常违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法律，把数十亿美元花在行贿上。给沙特阿拉伯商业代理人支付数百万美元的佣金，常常是设法进入沙特阿拉伯市场的一些公司的需要。

——王族主要支脉中至少有12个成员从这种可疑的佣金中得到了好处。这些亲王利用他们的关系和影响使他们所代表的公司能够签订合同。他们常常要求给予他们以超过沙特阿拉伯法律所允许的5%的限额的报酬。王储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法赫德就同许多有争议的协议有牵连。

——在土地的投机买卖中赚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因为了解经济发展计划的亲王们以低价买进未开发的土地，他们知道，这些土地已经被选中用来修建工程，然后，买主再把这些土地卖给政府，赚取巨额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6月15日文章】(作者:斯坦利·卡诺) 东欧内部关系紧张 美国人对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分歧感到不安,同时苏联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开始日益紧张起来,所以,美国人也许由此可以得到一定的安慰。

这并不是把这两个阵营等同起来。虽然条约把西欧国家同美国联系起来,但是,西欧各国仍能自由地奉行它自己的对外政策。对比之下,东欧却受苏联军队的管辖,并且在克里姆林宫的发号施令下受到紧紧的控制。

然而,这两个地区的国家目前正在极力维护它们的自主权,这表明,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时代可能快要结束了。所以,在今后长时期内,从这种趋势中可能会出现欧洲国家重新组合的局面。

的确,近些年来,东西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因此,曾经把欧洲分成两个敌对部分的铁幕现在大体上已是昔日的一种残迹。甚至连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也变成了一种象征,而不是真正的屏障,因为东德人和西德人常常越过边界到对方去旅游。

东欧和西欧在行为以及态度上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安全和经济因素促成的。

首先,欧洲人担心,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将使他们遭殃,因为这场战争多半要在他们的国土上进行。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恢复缓和。

此外,西欧和东欧的经济现在越来越相互连结在一起了。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实业家和银行都迫切希望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政治上存在着分歧。

象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苏联卫星国尤其觉得需要缓和紧张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提倡国内自由化方面比其它东欧国家走得更远。罗马尼亚对外政策如同它不久前那样也偏离了莫斯科的方针,那时,齐奥塞斯库总统招待了来访的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特别感到不安,这不仅是因为这次入侵突出说明了它们自己容易受到俄国的侵略,而且还因为这次入侵可能会损害它们同西方的往来。

有趣的是,正是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在不久前安排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在华沙举行引起争论的会晤。盖莱克这样做的动机是要使同西方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卡诺文章《东欧内部关系紧张》

上月早些时候,看来东欧国家在华约最高级会议上曾劝说俄国人接受一项克制态度的最后宣言,这项宣言强调结束对阿富汗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并强调有必要举行“有助于和平与缓和”的谈判。

东欧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建议,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西方的合作,他们的经济可能会崩溃。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就可能引起人民的不满,从而也许会进而变成政治骚动,这种骚动又会给苏联提供进行镇压的借口,如同它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干的那样。

东欧现在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困难在今后十年内将变得更加严重。

长期来,由于政府对消费品进行补贴,通货膨胀的现象不易被察觉。现在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地区的物价不得不上涨。匈牙利大概是这个地区最繁荣的国家,最近,它把面包、牛奶、食糖等基本食品的价格,分别提高了19%到50%。

能源价格也在猛涨,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不久前开始要东欧以世界价格来购买它的石油。结果,该地区的汽油价格去年上涨了,少则是波兰;上涨了37%,多则是保加利亚,上涨了94%,在保加利亚,每加仑汽油现在要卖四美元。

东欧经济之所以衰退,还因为普遍存在旷工现象,工人们宁愿干“私”活儿来赚取硬通货,而不愿在正式工作上好好地干,因为正式工作的报酬比较少。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东欧的经济已变得依赖于西方了。例如,1970年,这个地区的6个国家欠西方银行的债款达58亿美元。去年,这笔债务已增至将近500亿美元。

这些国家感到忧虑的是,政治形势的紧张将使西方人不愿提供贷款。同时,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想安抚其卫星国。最近,莫斯科决定在三个月内不从波兰进口货物,这样,波兰可以把货物卖给西方,赚得硬通货来偿还其150亿美元的外债。

美国可能通过帮助东欧改善其经济情况,来为东欧逐渐转向自主出力。给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东德以最惠国待遇,大概有助于这个过程。

因此,美国的长远目标应该是避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欧洲,即使这个目标意味着容许西方盟友采取一种比较独立的姿态,也应这样做。

美报载文评阿尔巴尼亚对外政策方针

说阿尔巴尼亚想成为独一无二的不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国家,它的口号一直是“单独干”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6月2日报道】 题:阿尔巴尼亚的新做法:“不结盟”,不再依靠“老大哥”,禁止接受任何外援

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已认定,它对于“老大哥”和外来“保护者”已领教够了。它现在打算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国家。

自1978年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决裂以来,阿尔巴尼亚的口号一直是“单独干”。

阿尔巴尼亚粗暴地不理睬英国提出恢复自1946年以来中断的两国关系的建议。它自己曾多次试探恢复同西德的关系,后来也逐渐放弃了这种尝试。

现在阿尔巴尼亚正在制订一项更加独立的方

针,准备提出一项完全依靠本国力量的80年代经济发展规划。宪法禁止接受外援或外国贷款。

正如一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最近所说,他们希望表明:“一个资源少而且被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包围的小国,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一样,也能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

显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种斯大林主义式的词藻。另一位发言人解释说,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同其他国家贸易,或者“闭关自守”。

事实上,阿尔巴尼亚同中国断绝关系后,已经根据严格的贸易条件同尽量多的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它作买卖完全是为了满足其发展的需要。

阿尔巴尼亚尽管未同苏联做生意,但同苏联的东欧盟国的贸易却不断增加。阿尔巴尼亚人仍然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敌人,使得阿尔巴尼亚处于危险境地,因为阿尔巴尼亚同斯大林化的“非斯大林化的”继任者发生了分歧。

将近20年后,阿尔巴尼亚人感到他们被其新朋友中国抛弃了,因为他们反对中国同美国和解。

从意识形态上说,阿尔巴尼亚仍然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但是,论战正在让位于实用主义。阿尔巴尼亚不再怀疑南斯拉夫想成为一个“小小老大哥”。经济利益以及双方出于对苏联今后政策的担心,而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的共同关注,促使双方“睦邻”相处。

【英国《外事报道》6月11日文 章】 题:在波兰怎样获得99.9%的支持

东欧国家的“选举”结果通常都是极其精确的。波兰也不例外。今年3月,波兰进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板着面孔的官员们宣称,有99.87%的居民参加了投票,其中有99.52%的人投票赞成党提出的候选人。在波兰没有一个人认真看待这些数字。但是,这些选票是怎样弄虚作假的呢?

投票结果似乎是十分可观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估计是,给党员候选人投票的少则60%,多则80%。可是,一位与持不同政见者没有来往的知情人估计,大约只有35%的选民给党提出的候选人投了

票,15%的选民给其它候选人投了票,10%的选民因未按规定圈选而使选票作废,还有40%的选民根本就没有投票。

有些弄虚作假的方法如同从芝加哥到贝尔法斯特所使用的那种方法:把病人或濒临死亡者的选票都计算在内,或者干脆“涂改”选票数字。在华沙市南的一个投票站,把党员候选人的2615张选票修改为2810张。在莫科托夫的一个投票站,只有76%的居民投了票。这个数字随着在选民名册上登记姓名的居民的数字的变动而得到修正,因此,参加投票的选民似乎是99.7%。

尽管如此,但是波兰人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可观的。为什么?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提供了一些线索。“你为什么要求投票?”对于这个问题,有代表性的回答是:

“两年来,我一直在设法让孩子进幼儿园。下班后我还必须给人家上课来支付保姆的工资,现在家可归的儿童收容所,如果他能够从国外得到足够的捐款的话。

基金会里的规章很简单。居住者自己管自己。“我从来不说偷窃,不准吸烟。他们来去自由。这是一个收容所,不是一个学校。他们需要爱和信任。”

英刊载文谈波兰选举中弄虚作假

《在波兰怎样获得99.9%的支持》

票,15%的选民给其它候选人投了票,10%的选民因未按规定圈选而使选票作废,还有40%的选民根本就没有投票。

有些弄虚作假的方法如同从芝加哥到贝尔法斯特所使用的那种方法:把病人或濒临死亡者的选票都计算在内,或者干脆“涂改”选票数字。在华沙市南的一个投票站,把党员候选人的2615张选票修改为2810张。在莫科托夫的一个投票站,只有76%的居民投了票。这个数字随着在选民名册上登记姓名的居民的数字的变动而得到修正,因此,参加投票的选民似乎是99.7%。

尽管如此,但是波兰人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可观的。为什么?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提供了一些线索。“你为什么要求投票?”对于这个问题,有代表性的回答是:

“两年来,我一直在设法让孩子进幼儿园。下班后我还必须给人家上课来支付保姆的工资,现在

我没有精力再这样干下去了。”(一位图书馆管理

员)

“我知道琴斯托霍瓦的主教说过,我们不应投票,可是这位主教不能给我送煤来。”(一位牧师)

“我知道我不应投票。

“但是,我的姐姐病了,我们已经申请要得到由卫生部进口的外国药品。”(一位老妇人)

“我们本来不想去投票。可是,到了9点30分,有两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来了。那我们就去了。”(一批女学生)

【法新社曼谷6月26日电】这里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高棉人民全国解放阵线主席宋双在过去十天以来一直在巴黎一家医院进行外科手术。

这位69岁的前首相,在去年夏天离开巴黎到柬埔寨西部边界地区领导高棉人民全国解放阵线。现在还不知道,宋双先生在动过手术以后是否将回到东南亚。

宋双在巴黎作外科手术

乌干达建立收容所管教少年犯罪分子

【法新社坎帕拉6月6日电】他们赤着脚,穿着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在坎帕拉的市场上闲逛,口里讲着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听懂的语言。

他们同这个城市的普遍存在的犯罪行为有联系,他们常常是这些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有时则是肇事者。

这些人是歹徒,少年犯罪分子和小流氓,他们在阿明统治的不稳定的八年中,逐渐学会了如何轻易地搞到钱生存下去,他们在阿明之后的乌干达的混乱时期中人数已成倍地增加。

复兴部副部长凯法·森潘吉牧师估计,在乌干达的400万人中,大约有50万孤儿。这些人中有二

万人可以算是歹徒。

歹徒随着阿明统治时期黑市的发展而进入繁盛期,当时,歹徒被利用作为走私者和中间人。如今,森潘吉牧师(他也是乌干达临时议会全国协商委员会的成员)正在设法改造这些小流氓,把他们收入收容所。

森潘吉把他的时间分别用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创建的非洲基金会,他每天到那里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孩子们。

他说:“这些餐风宿露的孩子们有时竟互相残杀。二月份,就有十多个孩子被打死。他们之所以把这些孩子打死,是因为这些孩子偷东西时被抓住了。”

但是,这些无家可归的城市儿童的复仇心可能

同样是可怕的:据悉他们活活烧死了一个企图拿他们的食物的人。

迄今已有140名儿童(他们中最小的只有5岁)在该基金会住了下来。

这些儿童中有许多人如今已经上了学,但是自上月政变以来,又来了更多儿童。每当这个城市的治安局势恶化时,就有更多儿童来到收容所寻求避难。他们现在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传教士照料。

死硬的歹徒仍在吸大麻(毒品)。

这位牧师部长希望,不久,他将能够再收容许多儿童到政府提供的一个大型农场,那里种植象茶叶、咖啡这样的商品作物。他的希望是把这个农场变成一个容纳一万名无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6月15日文章】(作者:斯坦利·卡诺) 东欧内部关系紧张 美国人对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分歧感到不安,同时苏联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开始日益紧张起来,所以,美国人也许由此可以得到一定的安慰。

这并不是把这两个阵营等同起来。虽然条约把西欧国家同美国联系起来,但是,西欧各国仍能自由地奉行它自己的对外政策。相比之下,东欧却受苏联军队的管辖,并且在克里姆林宫的发号施令下受到紧紧的控制。

然而,这两个地区的国家目前正在极力维护它们的自主权,这表明,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时代可能快要结束了。所以,在今后长时期内,从这种趋势中可能会出现欧洲国家重新组合的局面。

的确,近些年来,东西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因此,曾经把欧洲分成两个敌对部分的铁幕现在大体上已是昔日的一种残迹。甚至连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也变成了一种象征,而不是真正的屏障,因为东德人和西德人常常越过边界到对方去旅游。

东欧和西欧在行为以及态度上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安全和经济因素促成的。

首先,欧洲人担心,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将使他们遭殃,因为这场战争多半要在他们的国土上进行。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恢复缓和。

此外,西欧和东欧的经济现在越来越相互连结在一起了。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实业家和银行都迫切希望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政治上存在着分歧。

象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苏联卫星国尤其觉得需要缓和紧张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提倡国内自由化方面比其它东欧国家走得更远。罗马尼亚对外政策如同它不久前那样也偏离了莫斯科的方针,那时,齐奥塞斯库总统招待了来访的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特别感到不安,这不仅是因为这次入侵突出说明了它们自己容易受到俄国的侵略,而且还因为这次入侵可能会损害它们同西方的往来。

有趣的是,正是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在不久前安排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苏联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在华沙举行引起争论的会晤。盖莱克这样做的动机是要使同西方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卡诺文章《东欧内部关系紧张》

上月早些时候,看来东欧国家在华约最高级会议上曾劝说俄国人接受一项克制态度的最后宣言,这项宣言强调结束对阿富汗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并强调有必要举行“有助于和平与缓和”的谈判。

东欧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建议,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西方的合作,他们的经济可能会崩溃。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就可能引起人民的不满,从而也许会进而变成政治骚动,这种骚动又会给苏联提供进行镇压的借口,如同它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干的那样。

东欧现在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困难在今后十年内将变得更加严重。

长期来,由于政府对消费品进行补贴,通货膨胀的现象不易被察觉。现在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地区的物价不得不上涨。匈牙利大概是这个地区最繁荣的国家,最近,它把面包、牛奶、食糖等基本食品的价格,分别提高了19%到50%。

能源价格也在猛涨,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不久前开始要东欧以世界价格来购买它的石油。结果,该地区的汽油价格去年上涨了,少则是波兰;上涨了37%,多则是保加利亚,上涨了94%,在保加利亚,每加仑汽油现在要卖四美元。

东欧经济之所以衰退,还因为普遍存在旷工现象,工人们宁愿干“私”活儿来赚取硬通货,而不愿在正式工作上好好地干,因为正式工作的报酬比较少。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东欧的经济已变得依赖于西方了。例如,1970年,这个地区的6个国家欠西方银行的债款达58亿美元。去年,这笔债务已增至将近500亿美元。

这些国家感到忧虑的是,政治形势的紧张将使西方人不愿提供贷款。同时,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想安抚其卫星国。最近,莫斯科决定在三个月内不从波兰进口货物,这样,波兰可以把货物卖给西方,赚得硬通货来偿还其150亿美元的外债。

美国可能通过帮助东欧改善其经济情况,来为东欧逐渐转向自主出力。给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东德以最惠国待遇,大概有助于这个过程。

因此,美国的长远目标应该是避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欧洲,即使这个目标意味着容许西方盟友采取一种比较独立的姿态,也应这样做。

美报载文评阿尔巴尼亚对外政策方针

说阿尔巴尼亚想成为独一无二的不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国家,它的口号一直是“单独干”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6月2日报道】 题:阿尔巴尼亚的新做法:“不结盟”,不再依靠“老大哥”,禁止接受任何外援

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已认定,它对于“老大哥”和外来“保护者”已领教够了。它现在打算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国家。

自1978年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决裂以来,阿尔巴尼亚的口号一直是“单独干”。

阿尔巴尼亚粗暴地不理睬英国提出恢复自1946年以来中断的两国关系的建议。它自己曾多次试探恢复同西德的关系,后来也逐渐放弃了这种尝试。

现在阿尔巴尼亚正在制订一项更加独立的方

针,准备提出一项完全依靠本国力量的80年代经济发展规划。宪法禁止接受外援或外国贷款。

正如一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最近所说,他们希望表明:“一个资源少而且被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包围的小国,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一样,也能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

显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种斯大林主义式的词藻。另一位发言人解释说,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同其他国家贸易,或者“闭关自守”。

事实上,阿尔巴尼亚同中国断绝关系后,已经根据严格的贸易条件同尽量多的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它作买卖完全是为了满足其发展的需要。

阿尔巴尼亚尽管未同苏联做生意,但同苏联的东欧盟国的贸易却不断增加。阿尔巴尼亚人仍然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敌人,使得阿尔巴尼亚处于危险境地,因为阿尔巴尼亚同斯大林化的“非斯大林化的”继任者发生了分歧。

将近20年后,阿尔巴尼亚人感到他们被其新朋友中国抛弃了,因为他们反对中国同美国和解。

从意识形态上说,阿尔巴尼亚仍然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但是,论战正在让位于实用主义。阿尔巴尼亚不再怀疑南斯拉夫想成为一个“小小老大哥”。经济利益以及双方出于对苏联今后政策的担心,而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的共同关注,促使双方“睦邻”相处。

【英国《外事报道》6月11日文 章】 题:在波兰怎样获得99.9%的支持

东欧国家的“选举”结果通常都是极其精确的。波兰也不例外。今年3月,波兰进行了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板着面孔的官员们宣称,有99.87%的居民参加了投票,其中有99.52%的人投票赞成党提出的候选人。在波兰没有一个人认真看待这些数字。但是,这些选票是怎样弄虚作假的呢?

投票结果似乎是十分可观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估计是,给党员候选人投票的少则60%,多则80%。可是,一位与持不同政见者没有来往的知情人估计,大约只有35%的选民给党提出的候选人投了

票,15%的选民给其它候选人投了票,10%的选民因未按规定圈选而使选票作废,还有40%的选民根本就没有投票。

有些弄虚作假的方法如同从芝加哥到贝尔法斯特所使用的那种方法:把病人或濒临死亡者的选票都计算在内,或者干脆“涂改”选票数字。在华沙市南的一个投票站,把党员候选人的2615张选票修改为2810张。在莫科托夫的一个投票站,只有76%的居民投了票。这个数字随着在选民名册上登记姓名的居民的数字的变动而得到修正,因此,参加投票的选民似乎是99.7%。

尽管如此,但是波兰人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可观的。为什么?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提供了一些线索。“你为什么要求投票?”对于这个问题,有代表性的回答是:

“两年来,我一直在设法让孩子进幼儿园。下班后我还必须给人家上课来支付保姆的工资,现在家可归的儿童收容所,如果他能够从国外得到足够的捐款的话。基金会里的规章很简单。居住者自己管自己。‘我从来不说偷不准偷窃,不准吸烟。他们来去自由。这是一个收容所,不是一个学校。他们需要爱和信任。’”

英刊载文谈波兰选举中弄虚作假

《在波兰怎样获得99.9%的支持》

我没有精力再这样干下去了。”(一位图书馆管

理员)

“我知道琴斯托霍瓦的主教说过,我们不应投票,可是这位主教不能给我送煤来。”(一位牧师)

“我知道我不应投票。

“但是,我的姐姐病了,我们已经申请要得到由卫生部进口的外国药品。”(一位老妇人)

“我们本来不想去投票。可是,到了9点30分,有两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来了。那我们就去了。”(一批女学生)

【法新社曼谷6月26日电】这里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高棉人民全国解放阵线主席宋双在过去十天以来一直在巴黎一家医院进行外科手术。

这位69岁的前首相,在去年夏天离开巴黎到柬埔寨西部边界地区领导高棉人民全国解放阵线。现在还不知道,宋双先生在动过手术以后是否将回到东南亚。

宋双在巴黎作外科手术

乌干达建立收容所管教少年犯罪分子

【法新社坎帕拉6月6日电】他们赤着脚,穿着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在坎帕拉的市场上闲逛,口里讲着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听懂的语言。

他们同这个城市的普遍存在的犯罪行为有联系,他们常常是这些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有时则是肇事者。

这些人是歹徒,少年犯罪分子和小流氓,他们在阿明统治的不稳定的八年中,逐渐学会了如何轻易地搞到钱生存下去,他们在阿明之后的乌干达的混乱时期中人数已成倍地增加。

复兴部副部长凯法·森潘吉牧师估计,在乌干达的400万人中,大约有50万孤儿。这些人中有二

万人可以算是歹徒。

歹徒随着阿明统治时期黑市的发展而进入繁盛期,当时,歹徒被利用作为走私者和中间人。如今,森潘吉牧师(他也是乌干达临时议会全国协商委员会的成员)正在设法改造这些小流氓,把他们收入收容所。

森潘吉把他的时间分别用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创建的非洲基金会,他每天到那里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孩子们。

他说:“这些餐风宿露的孩子们有时竟互相残杀。二月份,就有十多个孩子被打死。他们之所以把这些孩子打死,是因为这些孩子偷东西时被抓住了。”

但是,这些无家可归的城市儿童的复仇心可能

同样是可怕的:据悉他们活活烧死了一个企图拿他们的食物的人。

迄今已有140名儿童(他们中最小的只有5岁)在该基金会住了下来。

这些儿童中有许多人如今已经上了学,但是自上月政变以来,又来了更多儿童。每次当这个城市的治安局势恶化时,就有更多儿童来到收容所寻求避难。他们现在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传教士照料。

死硬的歹徒仍在吸大麻(毒品)。

这位牧师部长希望,不久,他将能够再收容许多儿童到政府提供的一个大型农场,那里种植象茶叶、咖啡这样的商品作物。他的希望是把这个农场变成一个容纳一万名无